

白袍角落 - 醫事轉身之後

文 / 林筱昀

柯文哲：「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能讓事情早點落幕，讓大家去檢討反省改革，這樣犧牲才有意義。但如果一個人的犧牲，變成大家卸責的對象，當人家的下台階，讓整個系統繼續沉淪，那這個犧牲就沒有價值。」台大愛滋器捐案已在台灣醫療史刻下深深刀痕，白袍角落的陰影何時才能重見光明？

文章開始前，我想特別感謝一位醫界前輩—成大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羅傳堯醫師**。感謝您三年前用您的雙手將我摯愛的母親自鬼門關前救回，也感謝您為台灣移植醫學所奉獻的一切。

高三學測前半個月，母親因心臟病發被緊急送往成大醫院急診室急救。那是我第一次接到病危通知單、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急救過程、第一次深切體會到家人隨時都有可能離開卻什麼忙都幫不上的難過。儀器的滴答聲、醫護人員的指令聲、病床的移動聲，所有這輩子怎麼樣也忘不了的冰冷聲響都隨著急救室門的緊閉一沉默。

短短的一段黑色回憶，長長的一聲嘆息。誰能想到三年後的今天，這樣

的畫面可能成為絕響？人們需要擔心的不只是急救室裡的摯親，可能還多了有沒有醫護人員、病床可以接應的恐懼。

二〇一一年八月，位居台灣醫界龍頭的台大醫院爆發了震驚全世界的愛滋器捐事件。由台大、成大兩院優秀醫護人員所組成的肝臟、肺臟、心臟移植團隊共計四十七人瞬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中心臟移植的主刀者正是當年親手救活我母親的羅醫師。

正如大家都聲援柯文哲醫師、陳佩琪醫師（柯文哲醫師的太太）一樣。事件發生自此已一年多，家人對於羅醫師當年的救命之恩仍銘記在心對於他的專業始終深信不疑，再看到移植團隊的其他醫界前輩各個都是移植醫學界的名醫，怎麼樣都料想不到一個原本可以揚名國際的成功手術會成為醫學史上的慘劇。但其實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醫懲會決議不懲戒後，監察院仍以「怠忽職守」的罪名指責柯文哲醫師，移植團隊連帶蒙上無法抹滅的陰影，我們家的救命恩人也因此事件被迫接受懲處。

母親：「如果我再發病怎麼辦？會不會沒有人救的了我？」

很想問，醫事人員難道就真的沒有犯錯的權利嗎？難道監察院的監委們會比醫懲會的委員們更懂醫學？如果這起事件是以懲處柯文哲醫師、整個移植團隊開刀落幕，那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類的事件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這是制度問題。

台灣的醫事人員荒其實不是因為養成人數不足薪水不夠高，真正的原因是工作環境惡劣、工作品質缺乏實質保障。所以通過各式各樣的養成制、提高醫事人員的薪水根本無法根治問題甚至還會降低醫療品質、加速人才流失。

「有時掉進黑洞，有時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鐘，命運如何轉動？沒有人會曉得。我說希望無窮，你猜美夢成空。相信和懷疑，總要決鬥。」

—《淋雨一直走》張韶涵

於醫學中心實習的兩個月，我在一線的醫療現場看到了很多學校看不到的畫面，也親身見證了令人痛心地醫療崩壞。



現場一：

「小姐，醫生為您安排的是健保房。每晚需補貼的差額是…」
「蛤？我有繳健保費，住院還要付錢！」

現場二：

「我掛號完就一直等到现在，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了！你們這是哪門子的急診？我掛門診搞不好還比較快！」

現場三：

「為什麼會沒有病床？一家醫院這麼大怎麼可能會沒有床！你最好趕快生一張出來給我不然就等我告死你！」

現場四：

「先生，這是我們的同意書，跟您解釋一下…」

「等等，我要錄個音。」

責備、謾罵、恐嚇、威脅、暴力，這樣的情節每天都不斷不斷的在各大醫院上演著。這，就是現今醫事人員每天賣命的地方。

高市聯醫泌尿科主治蔡秀男醫師曾在《醫療崩壞》一書中提到：「多少醫師、護理師，為了病患，為了醫院，不能當一個好爸爸、好丈夫、好媽媽、好妻子。經年累月，已經不知道有多少對家

人的虧欠？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人生的遺憾？」

但這些辛酸換來的是什麼？急診暴力、民刑濫訴等接二連三的精神折磨。超長的工時、不固定的用餐時間、不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沒保障的法令，就算再有懸壺濟世的熱情也終要面臨消耗殆盡的一天。所以「五大皆空（內、外、婦、兒、急診）」來了，「錢少事多離監近」是醫學生給外科的新註解，「救醜不救病」成了醫美正夯的真實寫照。

台灣目前每年約有一千三百名的醫學生自醫學系畢業，若加上其他醫學相關科系人數更上看好幾萬人。但畢業後有多少人寧可轉行、跨領域重新開始？又有多少人願意留下？醫勞盟發起人之一亮亮醫師也同樣在《醫療崩壞》一書中提到：「醫師為什麼逃光了？有醫師說，他寧願捨台灣選擇去非洲行醫，因為他救活了非洲病人，非洲病人會用『生命』來感謝他！雖然沒有當醫師的實質收入，卻有點點滴滴心靈上富足而甜蜜的收入。而在台灣行醫，病人被救活不知感謝，反而跑來撒冥紙或告你，或是跟你大吵是要健保還是自費、那一兩百塊要不要收？」

人的一生中必定會經歷生、老、病、死四個階段，醫療對人的重要性是無法抹滅也不可能被取代的，不能說倒就倒。行醫的勇氣、價值、熱情，更不應該是價格導向，就算是也應該是建立在供需平衡的基礎上。

醫療，是一個背負極大責任及壓力的產業，它真正需要的是保障而不是究責。醫事人員，是人不是神。用心從制度改革著手，改變缺人補人、出事抓人扛的畸形解決方法，讓白袍的工作角落能重見光明遠離黑暗，繼續為全民健康把關。否則，當醫事人員一個個心寒的轉身之後，一切都太遲了。

「在我轉身之後，妳卻又抱著我。在放手以後，不再擁有彼此的溫柔。在我轉身之後，你的淚不停流。雖然心很痛，卻只能說：分開以後，我就要遠走。」—《轉身之後》 Bii

2012.10.21 02:11